



藏医药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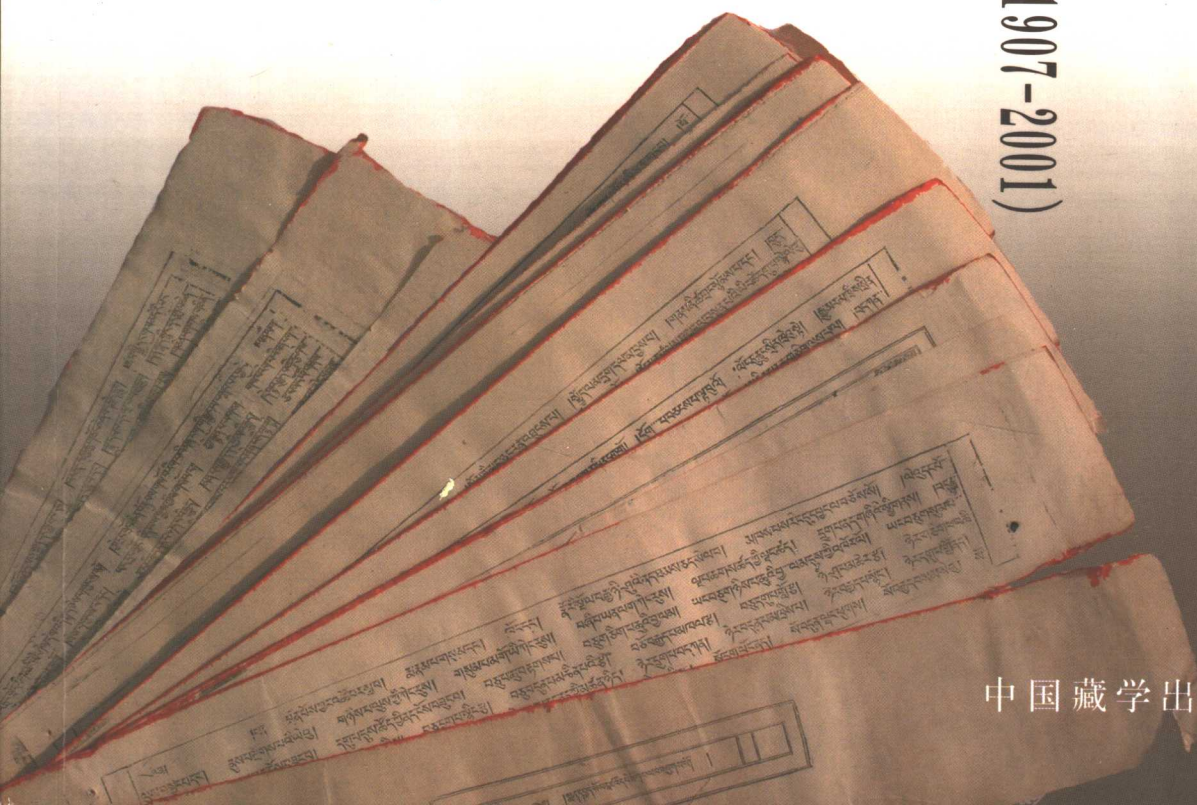
中国藏医药 文献目录索引

(1907-2001)

A CATALOGUE AND INDEX OF
TIBETAN MEDICAL DOCUMENTS OF CHINA

中国藏学出版社

黄福开 主编



·藏医药研究丛书·

中国藏医药文献目录索引

(1907—2001)

黄福开 主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鲁虹

封面设计:李建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藏医药文献目录索引:1907~2001年/黄福开主编.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11

(藏医药研究丛书)

ISBN 7-80057-660-4

I.中... II.黄... III.①藏医-专题目录-中国-1907~2001②藏医-索引-中国-1997~2001 IV.Z88:R2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485 号

中国藏医药文献目录索引

(1907~2001)

黄福开 主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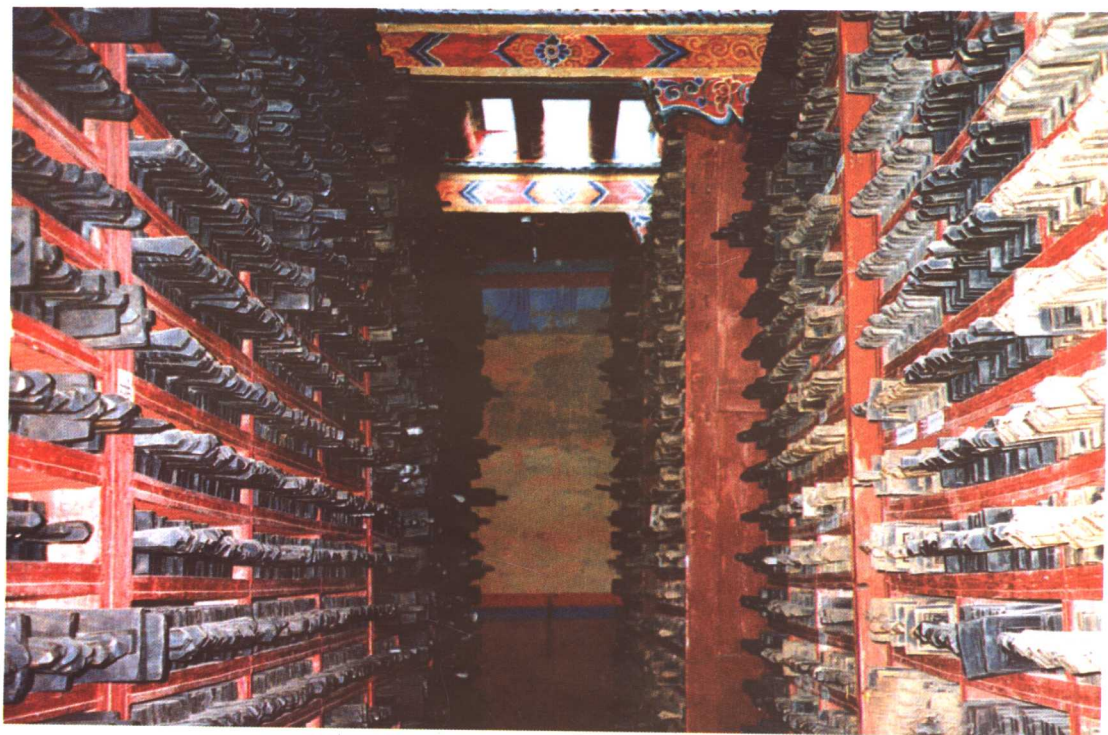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5 字数:350千字

200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册

ISBN 7-80057-660-4/R·9

定价:45.00元



古老的德格印经院珍藏着大量藏医古文献印经版 (李晓林摄)



西藏藏医院收藏的古代藏医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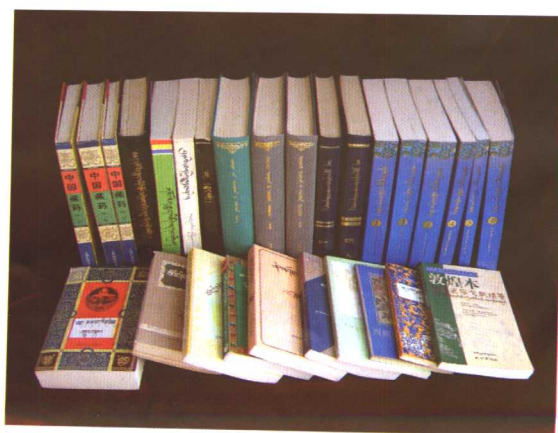


北京藏医院资料室一角

北京藏医院珍藏的部分藏医古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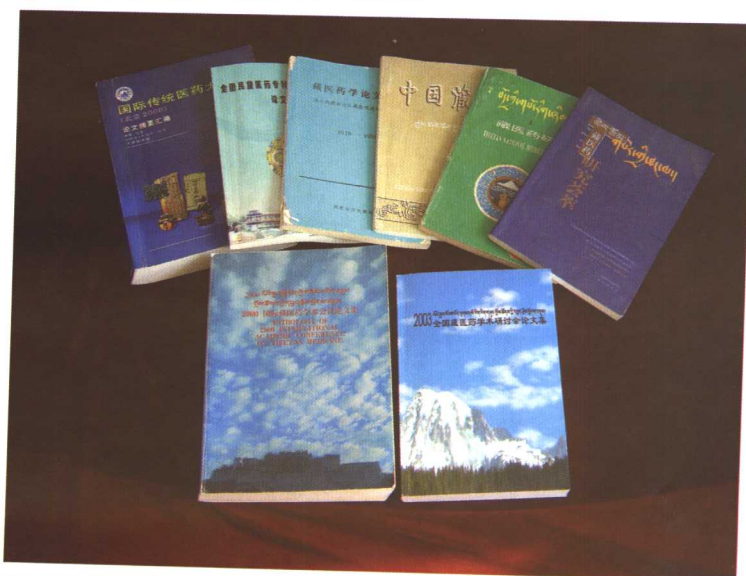
近年出版的部分藏医药学著作



部分藏医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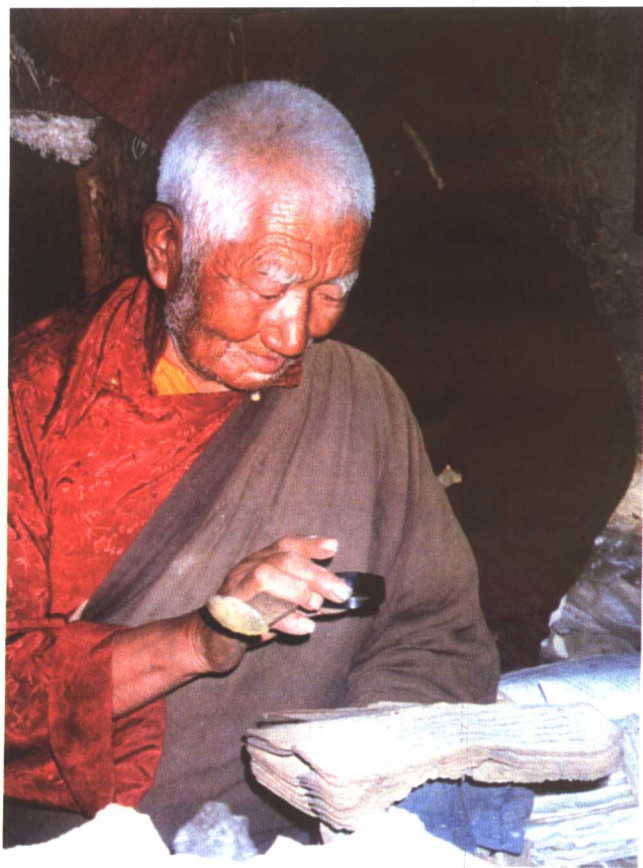


部分藏医药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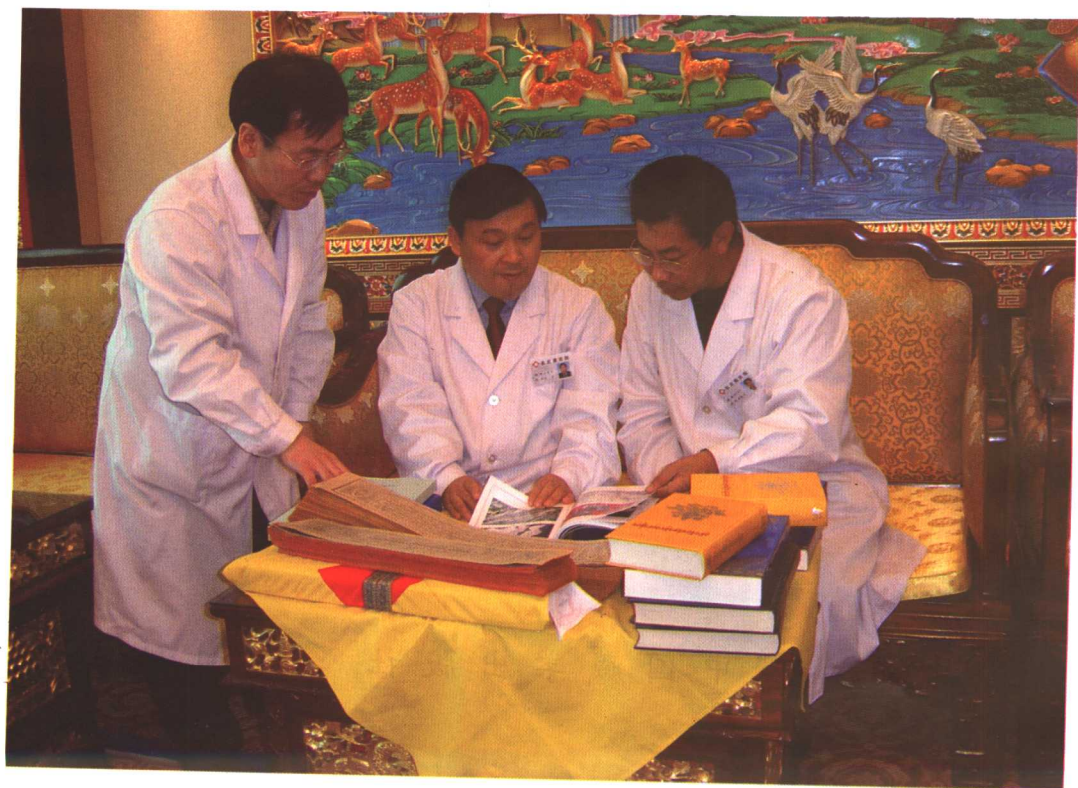
部分藏医、藏学文献
检索工具书





发黄的长条书至今仍是藏区传承
藏医知识的重要载体

(李晓林摄)



本书主编黄福开研究员与部分编委研究藏医文献

《藏医药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

(以首字笔画为序)

诸国本 措如·次朗

强巴赤列 蔡景峰

名誉主编

大丹增

主 编

黄福开

副 主 编

仁旺次仁 德琴桑姆 登巴达吉

编 委

(以首字笔画为序)

仁旺次仁 王华斌 牛克镛

冯 岭 刘英华 吴金鹏

杨广生 黄福开 登巴达吉

德琴桑姆

《中国藏医药文献目录索引》编委会

主 编
副 主 编
编 委

黄福开

吴金鹏

(以首字笔画为序)

仁旺次仁

王华斌

牛克镭

冯 岭

刘英华

曲黎敏

宋 鹏

吴金鹏

杨广生

黄福开

登巴达吉

德琴桑姆

主 编 弁 言

藏医学的起源和藏民族起源的历史一样久远。当睿智的松赞干布从周边地区延聘名医,促成早期藏医经典《无畏的武器》诞生之际,藏医学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有人认为,其历史距今已有 2100 多年。^① 在经历了长期的萌芽与积累之后,大约在公元 6~9 世纪时,藏医学完成了学术体系的创建,以《四部医典》为代表,确立了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的独特地位。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藏医与中医、古印度医及阿拉伯医学并称为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体系,且为其中完整保存至今的两大体系之一。^②

藏医学的学术内涵深深植根于藏文化母体。独一无二的高原地理,孕化了神奇而多样的藏药资源;对宗教的普遍信仰,赋予了藏医对生命独特的认知方式与价值理念;而身处华夏、印度、阿拉伯三大文明区域包围之中的特殊地域因素,又使藏医有可能在中世纪完成对周边地区古代医学经验的继承与融合,从而创造出多源合流、博大精深、历久而弥新的医学体系。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传统的藏医学不仅具备理论体系和诊疗体系,而且其诊疗经验涉及内、外、妇、儿及预防养生各领域,所采用诊疗手段包括脉诊、望诊、尿诊,以及药物疗法、起居疗法、饮食疗法、外治疗法等,内容极为丰富,

① 尼玛次仁:《著名藏医大师措如·次朗的〈四部医典诠释〉概述》,载《2000 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论文集》,2000 年。

② 另一大体系即中医学。

尤其是藏医对胚胎学的认知水平及尿诊经验的丰富程度,在各传统医学体系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即使在西方医学甚为发达的今天,藏医的诊疗经验仍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包括学术研究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但在一定范围内,部分民众对藏医的了解还极其有限,西医至上的观念也使很多医学界人士对藏医的认识并不客观全面。

如何弥合藏医与西医及中医在研究上的裂痕,以一种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来发扬传统藏医学优势,服务于更广泛的民众,这将是新世纪藏医学研究的关键课题。概括而言,它包括继承与发展、比较与结合、转译与弘扬三个方面。

一、继承与发展问题

在所有传统学术门类中,继承与发展问题是关系兴衰存亡的根本问题。继《四部医典》之后,藏医学术进入繁荣和成熟时期,表现为学派纷起和大量藏医典籍的问世,各种诊疗经验更为系统而详尽。但总体而言,后期的藏医学术尽管较早期藏医有了很大的发展,却基本是在《四部医典》这一医学经典的范式之下所作的发挥,1000多年来藏医先贤的所有精进的成果,实际是在充实和深掘《四部医典》的内涵。但近100年来,西方医学的迅速崛起,第一次使藏医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广大藏区,藏医医疗在整个社会医疗体系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另一方面,藏医在与西医结合的过程中,诊疗技术西医化的倾向也日益显示出来。前者是显而易见的,后者是潜移默化的,这两种现象都是藏医学在现实中无法回避的事实。不能继承传统藏医精髓,将无法接续前人智慧,发展藏医亦是无源之水;继续恪守经典教条,不结合现代技术条件和时代需要发展藏医,传统藏医也将失去再传之薪火。

二、比较与结合问题

比较与结合的问题对藏医而言并不陌生。从藏医奠基时期宇妥等杰出人物广泛的游学经历,以及历代吐蕃赞普对周边名医的延请与礼遇,我们不难认为,藏医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基于自身的实践,而且是长期持开放的态度,借鉴与吸收中医等周边地区的医学经验的产物,甚至包括古希腊医学的内容。时至今日,另一种源于古希腊的医学体系在还原论的催化下已风行于世,并成为科学标准的制定者与评判者,而藏医等传统医学却置身于亟待推广的境地。藏医要发展,就应该鼓励藏西医结合,但不能盲目结合导致西化,而应如一千多年前宇妥等人吸收外来医学一样,把外来经验与技术消化在自

身的理论框架之下。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人们对西医化学药品与高科技医疗器械的充分信赖,冲击了藏医在很多治疗领域内的优势,对传染性疾病、中毒类病症等的疗效相对西医已成弱势,曾领先于世的外科手术等多种外治法已基本被西医外科技术取代;但在另一方面,对西医化学药品疗效往往具有局限性的一些病种如心脑血管病、神经系统疾病、胃病、糖尿病等,藏医药却依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部分疗效明显优于西医。因此,比较藏西医的异同,认清双方的优势与劣势,用一种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态度补益彼此的不足,这对两个学术体系而言都是一件极具前景的工作。中医与西医结合的历程为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三、转译与弘扬问题

1835年,匈牙利人乔玛(Alexander Csoma)在《亚洲学报》上发表《一部西藏医学著作的分析》,首次向西方世界简要地介绍了《四部医典》,从此西方世界对藏医的研究不断升温。据统计,1789~1995年间藏医药学术论文达1700多篇,^①同时意大利、英国、德国及美国等多个国家也建立了专门的藏医研究或医疗机构;而据笔者对国内藏医文献统计,1907~2001年间藏医论文也在2000篇以上,其中尤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主。这种藏医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是由于藏医研究在北京等广大西藏以外地区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医、西医等其他学科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而形成的,这种跨地域、跨学科、跨文化的传播与协作,是弘扬藏医的必由之路。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这种弘扬的过程中,藏医内涵转译的问题甚为关键。它不仅仅指隆、赤巴、培根等专用术语的翻译,更主要的则指对一种独特方法论的转译。带着结构分析的思维翻译“隆”,其翻译结果只能使人认为藏医理论粗糙、空泛,甚至玄虚。这已不仅是对术语的误译,而是对藏医根本理论的扼杀。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藏汉语之间、藏语与其他语种之间,更深层的问题则发生在藏医与西医、藏医与中医之间。

正确的转译必须基于对藏医方法论与价值观的准确理解与诠释。当藏医跨越语种与学科的隔离进行交流时,任何一种成见,尤其是受生物医学熏陶出来的学科成见,往往将藏医与原有宗教、历算等文化背景割裂开来,或评价三因五源学说的物质基础,或千方百计地寻找藏药的有效成份,最终将藏

^① Jürgen C. Aschoff,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ibetan Medicine [1789~1995], Fabri Verlag and Garuda Verlag 1996.

医简化为一种草药医或处方医之类的经验医。这种不同学科间方法论上的误读是弘扬藏医过程中需要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医在这方面的教训非常深刻。

现在,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现代西方医学正在突破原有的种种局限,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渐变,并由此对传统医学的观念与效果产生新的认识与尊重。这种转变为藏医的弘扬提供了新的契机。有鉴于此,我们发起、组织、编辑了这套《藏医药研究丛书》,旨在新形势下,总结藏医药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并采用新观念、新视角、新方法促进藏医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从而为弘扬藏医学术、开创藏医事业新局面奉献应尽之力。

新世纪刚刚开始,我们期待着,这种由世界第三极的居民所创造的医学传统,能够借着今人的努力与真诚,再度辉映出睿智的光芒,伴随着新世纪的朝霞,渐渐惠及更为广阔的地域。

黄 福 开

2002 年 12 月于北京藏医院

总 序

自古以来,藏族人民就栖居在雪域高原上,雄壮瑰丽的自然环境,赋予了藏民族淳朴善良的天性,也激发了他们顽强的生存意志。在与自然灾害和疾病斗争的长期历史过程中,藏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生存经验,其中就包括藏医学。

从传统上讲,藏医学属于“十明”之一,是藏民族所有医疗经验的总汇,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在传统藏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起源于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历史非常悠久。历代藏医都十分重视医疗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总结,他们依托古老的藏语文对各个时代的医学做了忠实的记录,编著了大量的医药学著作,促进了藏医药的实践和传播。

藏医的历史表明,藏医取得巨大发展的每一步,都会涌现出一批代表医著,而每一部杰出的医学著作,都会推动当时或以后的医学实践。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藏医学家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宇妥生活在公元8世纪,当时藏医学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吐蕃盛世疆域辽阔,为藏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引进周边民族的医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编著了名垂史册的藏医巨著《四部医典》,牢固地确立了藏医学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的地位。从此藏医学像一股奔涌不竭的甘泉,从雪域高原流向辽阔的祖国内地,为各族人民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医学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藏医学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各族人民群众对藏医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藏医要生存,更要发展,要在继承传统的基

基础上,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大胆探索和创新,藏医学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我认为,当前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首先是处理好继承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其次是处理好藏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第三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第四是尽快抢救和整理出版古代藏医药著作;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即不断提高藏医自身素质。

在这方面,各地藏医做出了不少的努力,特别是北京藏医院,作为一所国家级的民族医院,建院十年来,在促进藏医与其他民族医学的交流借鉴方面,在继承和创新方面,以及在藏医应用和普及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北京藏医院编辑出版的“藏医药研究丛书”,为弘扬藏医药开了个好头。我衷心祝贺这套丛书的出版,并且希望,北京藏医院能为藏医发展、为藏医药走向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最终促进藏医学以新的气象日益繁荣起来。

措如·次朗

2002年12月8日

(作者为西藏藏医学院院长、北京藏医院名誉院长)

序 言

黄福开院长主编的《中国藏医药文献目录索引》一书,即将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这在我国藏医药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

近半个世纪以来,医药界已经逐步把眼光和注意力移向自然疗法,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现代生物医学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当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在世界上多种传统医学体系中,藏医学和中医学(严格说起来,应当称为汉族医学)一样是少数几个延续千年以上而未曾间断的一种传统医学体系。以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藏文化包括藏医药学基本上是在封闭式的环境中发展的。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及我国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以后,任何文化体系不可能再是封闭的了。藏医药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步为人所知,步入世界医药之林的。

近二、三十年来,藏医药学的迅猛发展,各国藏医药学的研究蓬勃发展,成果累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藏医药学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藏医药学发展到这一阶段,必然会要求索引性工具书的出现。本书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问世的,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门科学的发展,是众多的科学家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晶,是后人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踏着前人的肩膀,不断攀登高峰的积累过程。由此,科学界都十分重视索引性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有了这种工具书,科学家们可以萃取前人的成就,避免无谓的重复劳动,少走弯路,少犯错误,还可以觉察出这一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脉搏,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这也是索引工具书在学科发展上的积极意义和重要

性所在。一般来说,这种工具书有两大类,一类是对学科专著的索引,这种工具书的编撰,在我国有着优良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西汉,刘歆就编有《七略》一书,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目录学专著,作者编辑了当时官庭的藏书,成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分,故取书名为《七略》。当时把医药类的著作就归入方技略一类,可惜此书早佚。现存最早的著作索引当是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这一优良传统从此即成为历代正史中的必备内容,各个朝代的史书都有艺文志或经籍志,至今仍然是编订历史专著不可缺少的内容。现在,专著索引著作业已汗牛充栋,遍地开花。

另一类索引工具书则是论文类的索引。这种工具书的历史则要短得多。这是因为学术论文登上历史舞台,应当是近代的事。就医药学术论文而论,最早的医药学术刊物一般认为是 1792 年清代医家所办的《吴医汇讲》。医药学学术论文到民国时代才逐渐多起来,只有到这时候,人们才需要有索引类的作品来进行检索。在我国,早期的期刊检索,称为“引得”,这是由国外引进的术语,即 index 的音译。早期的燕京大学,就编有这种引得,这是较早的学术论文索引。

现代的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学术论文索引和专著索引犹如雨后春笋,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兴旺发达。它既是学术研究的指路标,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学术发展的水平,也可以作为一个学科、一个国家在这一学科发展水平的温度计,是必不可少的一类著作。

大约在 5 年前,鉴于国际上对藏医药学发展和研究的需要,德国学者阿绍夫(Jurgen C. Aschoff)就编成一部《藏医学注释文献索引》(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ibetan Medicine[1789~1995]),该书共收集世界各国 200 多年来发表过的学术论文约 1720 篇。当时,我有幸应邀参加这部巨著的部分工作。我发现我国学者所著论文被收入此书者最多不过 30 篇左右,还不到 2%。我当时就感到很不是滋味。一是我们作为藏医药学的发源地和祖国,在世界藏医药论坛上却只占着这么小的比例,真是愧对我们的祖先;二是我明知我们的论文绝不止此数,可是限于我个人力单势薄,一时又拿不出“干货”来证明我们所做的工作绝不止这些,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好了,这一缺憾总算得到了补偿。黄福开院长主编的这部《中国藏医药文献目录索引》总算填补了这个空白。

应该说,藏医药文献索引的工作,此前业已开始。例如 1980、1989 年我们